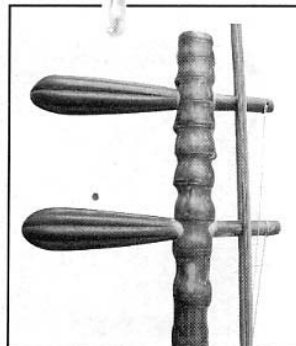




百年老琴



迟彦春与京胡

在梨园界，提起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迟彦春，没有人不知道。在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青衣”、“老旦”、“花脸”的伴奏带几乎都是迟彦春的演奏录音。1993年，他用京胡演奏的京剧曲牌《夜深沉》还获得了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录音带评比一等奖；他还是全国第一盘京剧镭射视盘的总策划人。迟彦春除了京胡拉的好外，还收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好琴，细算起来，差不多有30几把。

初春时节，记者在八大处迟彦春的家里，看到了他精心收藏的一把把京胡，也知道了这些乐器背后的一些故事。

12岁时，迟彦春从大连来到了北京并顺利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当时所学专业是老生，后因嗓子的原因而转学京胡。一晃，拉琴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如今他已是50出头的人了。迟彦春拉京胡几十年，可谓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

迟德才当年在东北梨园圈也曾是赫赫有名的“京胡第一把”。说起今年已是92岁高龄的老父亲，迟彦春颇为自豪。在他的宝贵收藏中，当然也有老父亲拉了几十年的老京胡。

古稀高龄的“黑老虎”

迟彦春从他的乐器库里取出一把老京胡，只见琴担子上沾满了厚而黑的松香油，一看就是经过经年累月的撕拉



迟彦春的部分藏琴

十三太保

后，被松香熏成了这个样子。他说，这把琴名叫“黑老虎”，是父亲1928年在上海花十块大洋买的，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为张君秋操琴的著名京胡演奏家何顺信先生后来为这把琴重配了一个琴筒，从此这把琴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几年前，一位朋友非要花一万块钱买这把琴，迟彦春当然不肯出让了。这把用福建紫竹制作的老琴至今还在舞台上、在迟彦春的怀里歌唱着。

独一无二的“十八罗汉”与稀世罕见的“凤眼”

迟彦春有一把琴，名叫“十八罗汉”。它的通身长十八节，下三节是紫竹节，这在京胡里十分难得。那是在1985年，迟彦春与父亲到著名制琴人谭宪德（史善朋姑爷）处选出几支罗汉竹琴担子准备做琴，这些罗汉竹在谭宪德处已经存放了二三十年了，一直没舍得用。迟彦春与老父亲是“慧眼识罗汉”，他称，这样的京胡，在全国也不好找，说独一无二也绝不为过。他用这把琴，为袁世海、李长春、叶少兰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伴奏，一些录象、录音带里，也都回荡着“十八罗汉”高亢嘹亮的琴音。他还有一把凤眼琴，琴担子上均匀地分布着凤眼似的斑点。迟彦春见过一些凤眼琴，但象自己这把通体都是凤眼且均匀分布的，几乎没有。他本人也为拥有这些难得的好琴而格外自豪。

“人面罗汉”与“十三太保”

迟彦春的众多藏琴中，有一把很独特的京胡，它的学名叫“人面罗汉”，也叫“龟背罗汉”。此琴的担子采用的材料是罗汉竹的一种，“底节、腰节长得非常好，瓷实，有分量，还具备紫竹的音色：优美、响亮、清脆”，迟彦春说，这把琴也是史善朋的姑爷谭宪德制作的。迟彦春还请画师在琴担子上面彩绘出京剧脸谱，使这把京胡显得及具特色又格外漂亮。迟彦春用这把西皮E调的京胡为许多著名演员如杨燕毅、张平、王玉兰等伴奏，到日本香港等地演出时，迟彦春

也都带着它。他还有一把取名为“十三太保”也称“塔形罗汉”的京胡，也出自谭宪德之手。那是用十三节罗汉竹制作的，迟彦春说“这也是比较难得的一把好琴。京胡的材料完全取自于天然。想得到极为适合、理想的制琴材料也许需要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所以，能够得到一把好琴十分不易”。迟彦春告诉我，他还收藏着一把百年的老京胡，那把京胡是清末著名琴师裴海泉曾经使用过的琴。裴海泉之子裴世长是梅兰芳的鼓师，因与迟彦春的父亲迟德才是至交，便将裴海泉使用过的老琴赠给了迟德才。经过这么多名家之手的京胡现放在老家大连，可惜我没能看到，迟彦春说抽空把它取回来，到时让记者一饱眼福。

看了迟彦春这么多琴，记者发现他的许多琴的担子上都不缠丝线。他对记者说，过去许多制琴师傅所选用的制琴紫竹都是经年的老竹，它们都是经过自然风干的，所以，即便是琴担子上不缠丝线，也不必担心它会裂开。而现在的许多京胡所选用的竹子年代都不久且都是人工风干，在干燥的气候下便会开裂。在琴担子缠丝线其实也是防止琴担子裂开、延长京胡使用寿命的一种手段。

迟彦春性格豪爽，乐于交朋友。在他的朋友中，不仅有制琴名家许学慈、李运智、贾德清等，还有许多梨园界、制琴界以外的朋友。拉琴、藏琴，与朋友聊琴、研究琴是他的一大乐事，他也因此交了许多与琴有关的朋友。

本刊记者 / 孟建军



迟彦春在练琴